



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的工作，为联合国千年目标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经验也有力地补充了世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形成的经验，给更多的国家以借鉴。

从当年的血吸虫病防控到如今新冠疫情，从妇幼保健到基本医疗保险，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联合国的倡导、框架下不断提高自身医疗卫生条件，提升本国民众的幸福感，同时也不断为全世界民众的健康福祉，做出自己的贡献。

血吸虫病防控的中国故事

如今大家已经非常陌生的血吸虫病，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是威胁长江以南人口稠密地区广大农村居民的重大疾病，感染血吸虫的晚期患者鼓起的腹部，曾是长期存在于中国农村的“梦魇”。

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上亿。上世纪 50 年代，血吸虫病分布在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及其流域以南的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共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的村庄因为血吸虫病仅剩几人活下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面对如此严峻的传染病疫情形势，尽管经济和卫生条件薄弱，并遭遇国际封锁，毛泽东主席倡导成立了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充分调动农业、水利、林业、教育、科技及医疗等资源，建立起从中央到疫区各级省、市、县、乡镇的四级血吸虫病防控网络，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血吸虫病防治综合治理群众运动。

按照今天的话说，当时的中国血防工作是一次全健康治理的系统工程。由于血吸虫病具有人畜共患性和水环境感染的特殊性，因此，在控制和消除血吸虫病时除了卫生部门积极查治病外，要阻断传播就必然涉及农业部的家畜查治、水利部的河流整治、林业野生动物和沼泽地的整治。

当年血防总结出来的各级政府的重视、和部门的协作配合、大众参与的综合治理已经成为今现最为流行的疾病预防控制经典策略：一方面卫生和宣传部门创作了大量的科普电影、科普读物、科普文艺节目向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进行健康教育，教会他们避免血吸虫感染的方法；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灭钉螺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斩断了血吸虫传播链条；同时，大城市科

研院所的顶级专家和医生都被动员到乡村直接参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早期病人得到及时发现和治疗，避免拖到晚期。同时还摸索出一整套中国的防治经验和治疗方案。

上世纪 80 年代，延续 30 年的血防运动基本告一段落。80 年代末，血吸虫病疫情在一些地区有所回升。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现，掀起了“再送瘟神”血防新高潮，有效地遏制了血吸虫病死灰复燃的势头。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海外专家开始了解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控成绩，并与中国开展交流和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所属的一个专门机构，它是联合国系统内国际卫生问题的指导和协调机构。1979 年，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作中心在上海成立。1984 年，世界卫生组织蠕虫研究合作中心在浙江成立。1990 年，世界卫生组织湖区血吸虫病防治合作中心在湖南成立。

联合国相关机构和组织广泛参与中国血吸虫病工作，可追溯到上世纪 90 年代。

郭家钢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江西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便开始了他长达 40 多年的血吸虫病防控事业生涯。郭家钢记得，90 年代初他作为翻译，带两位受雇世界银行的医学专家到江西考察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通过实地走访，外国专家感叹，中国的血防体系比基层医疗系统要更加有力有效，这种为一种传染病建立专门的防控系统的做法，让海外专家大为赞赏，并产生了向中国血防工作提供贷款合作项目的意愿。

这项建议得到双方面的认可。从这次机缘开始，当时的中国卫生部从全国疫区省抽调专业人员，组织撰写世界银行贷款中国血吸虫病防治项目建议书。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个项目，世

郭家钢在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办公室留影。

